

散文集

金杯与云吞面

雨青



胜友书局出版

金杯与云吞面

胜友书局出版

金杯与云吞面

督印：李元开

作者：雨 青

封面设计：黄秀华

出版：**胜友书局**

兼行：SENG YEW BOOK STORE

Bik 231, Bain Street, #01-15/17,
Bras Basah Complex, 百胜楼(书城)

S'pore 0718, Tel: 3374653

统一编号：SY: 01-268

ISBN: 9971-52-076-1

日期：一九八九年二月初版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Printed by G. T. Printing & Trading (Pte) Ltd. Tel: 270 2639



不是序

序是文人为自己制造的麻烦事；既然将琐碎的文思结集成书，作者的真面目和内心世界已暴露无遗，又何必多此一举。

散文与我的缘比诗来得迟；我从来不信理伦，不信邪，不信什么文体应先学，什么该后。一切看情绪，随心所欲。

不过，偏爱诗倒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处女作《浪花·彩云》是诗集，第二本写给儿童的《鱼尾狮》，也是诗集，而这本散文集则是积十几年时间才有的一点成绩；由此可见我的惰性。老实说，有的骗稿酬文字，实在不好意思再献丑。出书的数量比人家少，只好常以“洁身自爱”来安慰自己。

这段文字本来也懒得写，后来写了还是不想公开，如今发表了仍不愿称它为序。

作者简介



雨青：原名苏在敦。

新加坡人。

祖籍福建同安。

新加坡作家协会历届

理事(现任秘书)。

1989年退休。

《浪花、彩云》处女作诗集，于1981年出版。内容寓意新鲜，诗语富强烈的意念，节奏活泼，深获好评。

其他著作：

1982

鱼尾狮（儿童诗）

1983

文学纵横谈（评论·合集）

1988

地铁·小洁洁·蚯蚓（儿童诗）

1989

金杯与云吞面（散文集）

小画家的心思（儿童诗）

整理中

孔雀的裙子（儿童诗）

我们失踪了（儿童诗）

目 录

部一：笔 缘

- i 不是序
- 3 接笔人
- 5 过 招
- 7 “乐龄”之友
- 9 老人病
- 11 偏食与文学
- 13 写作杂想
- 15 写作杂思
- 16 “伟大”的逻辑
- 18 慷慨·吝啬
- 20 剩余价值
- 21 封面很美
- 22 博士的反应
- 23 闭上眼睛
- 24 喷毒的口
- 25 陪葬品
- 26 风 格
- 27 满足感
- 29 让 球
- 30 饱尝书页香
- 32 钢琴密度
- 34 才气逼人
- 35 杏影印象

部二：杯 影

- 39 金杯与云吞面
41 她的话还没说完
45 老巴刹·午餐时间
48 割盲肠
51 锦上添画
56 只要是晴天
58 节 奏
60 高楼望旧居
62 学织云诗
63 施舍的转移
65 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
68 中秋灯亮了
70 玲玲的抉择
72 树的信
74 远去的风景
75 赏 雨
77 伞·伞·伞
78 激情的仰慕

部三：剑 痕

- 83 《偶然》的补充
86 《绿之诉》自剖
89 一首诗的诞生
93 富有诗意的晚上

99	三个文坛·三种特色
104	泥土味很浓的故事
107	艺术的感受
109	风中的眼睛
113	风中的接力赛

部四：他 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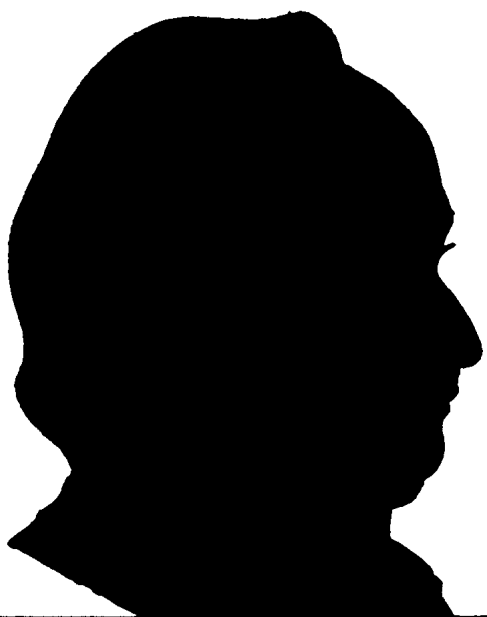
119	《星云》诗作赏析
123	鸡毛帚忍住呼吸
125	吐满身晶莹的色彩
135	雨青的《浪花·彩云》
139	浪花彩云的掇拾
144	评《鱼尾狮》

雨

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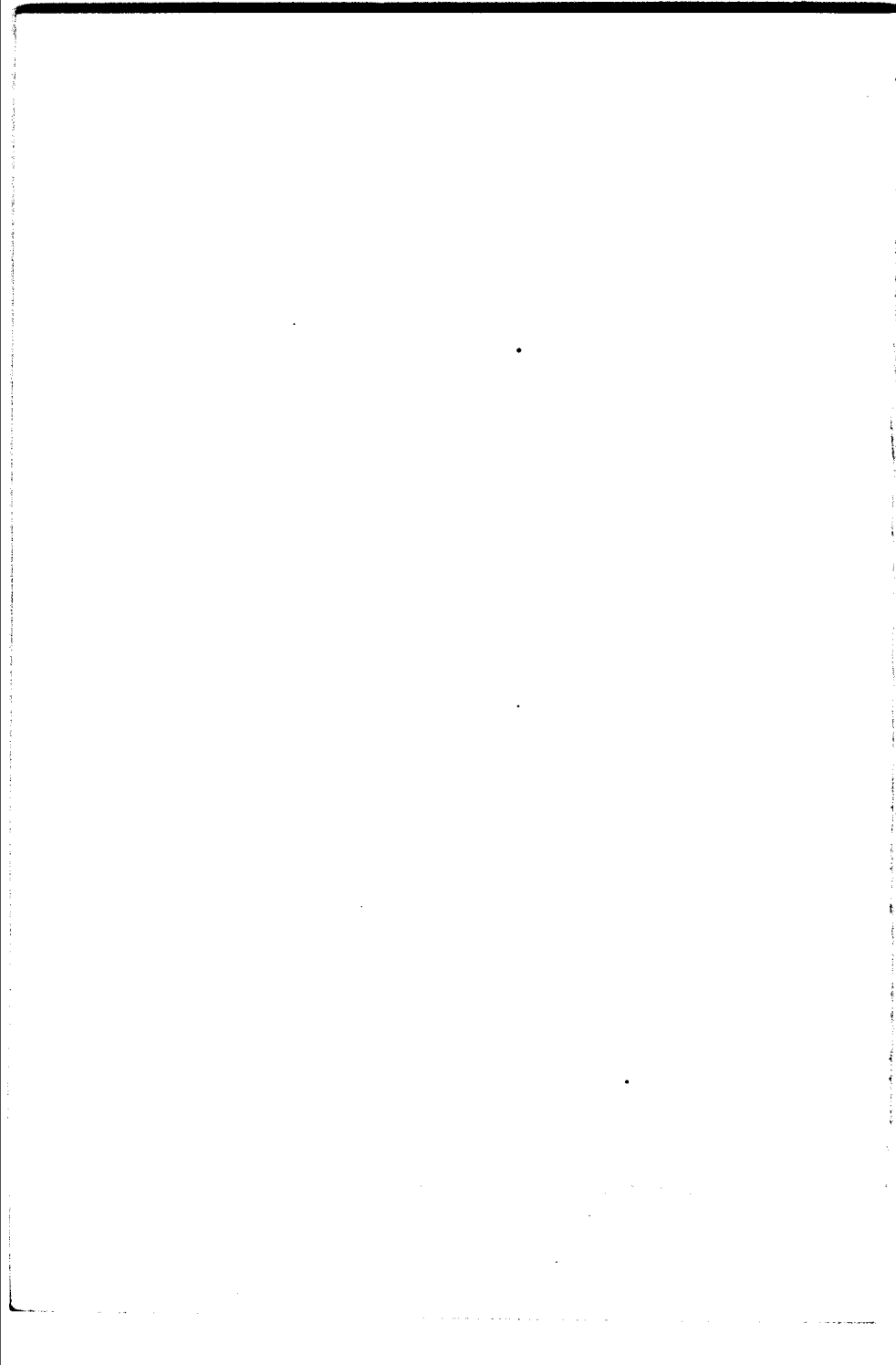
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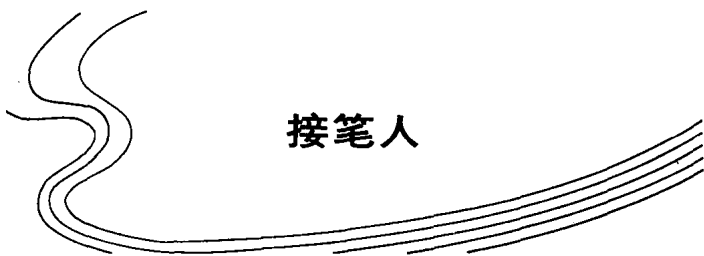
影



部

笔 缘





接笔人

忘了哪年哪月，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，我见到一个难以忘怀的场面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台上的几位主讲者发言之后，台下掀起阵阵掌声。

提问时间，有一位身材瘦削穿著蓝色短恤衣的青年，从听众席上站起来，以低沉洪亮的声音发问，他想知道更多一些，有关台上的一位主讲者所谈关于小说作者，必须时时寻求“突破”这个问题。

这位主讲者，以自己的创作经验，很有耐心的经过一番详细解释，蓝恤青年还是不能满足，一次又一次地发问，每一个问题都问得很有分寸，使人相信他的确是热爱文艺，可能在学习创作时遇到什么难题，于是想趁此机会求教。后来，他也许觉得不好意思再提问，得留些时间给别人，就静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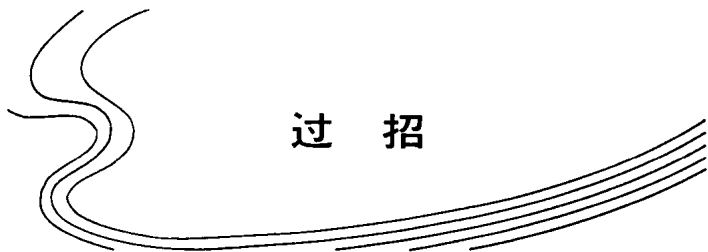
他坐在我前面的右边，主讲者在发言时，我无意中发现他在作笔记，才引起我的注意。老实说，他这种虚心和认真的学习精神，比起年轻时的我强得多。

我还记得，那天他的每一次提问，都跟主讲者得到同等响度的掌声。

在一个偶然的时机，朋友在人群中从远距离指给我看，他就是××，也是《世纪风》的作者。

我的心起了一阵子震荡。原来他就是××，他就是那天在座谈会上发问的蓝恤青年；而我这个年近半百的人，却是这位年轻作者的读者。知道了这个秘密，心里感到非常舒畅，这种快慰实在好过买到一本好书或读到一篇好文章。

我心里暗中高兴，我们有了接笔人。



过招

小时候喜欢看广东武侠片，那时这类影片的拍摄水准实在低得很，现在如果重看，也许会把它当成滑稽片来看待。别梦想有什么真刀真剑的过招镜头，更看不到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血腥场面。通常是一方的剑未刺中，另一方先哼一声倒下。每次都自我安慰，别急，那是小卒先过招，好戏在后头，可是等到大将出来亮相，也不过如此划一下而已，而且大将不到剧终是死不了也不能死，惆怅的情绪萦绕心间，实在不是味道。

长大之后则喜欢看笔战，并非幸灾乐祸。不过，有的笔战也并不见得比广东武侠影片好看，千篇一律的情节和水准的低落，也是令人失望。

一场笔战的开始通常是这样的：某帮小卒在一篇文章中说错了一句话，触怒了某派的大将；或是某派的一篇文章，不符合某帮的文学原则，一场“战争”就这样爆发了。双方于是招兵买马，使出绝招，在扭打混战中，有的出招速度过快，走火入魔，误伤了自己或自己人。最后是编者出面，理由是版位宝贵（这时候才想到），笔战就此结束。

所以我说看笔战和看低水准的广东武侠影片同样乏味；其实，有时候看笔战更加气煞，影片故事的正邪双方，在剧终前总得站出来（尽管是蒙面的）决斗，堂堂正正不怕人看；可是

笔战双方的大将，在过招时却是扮成小卒，谁也不知道谁是谁，一点英雄本色也没有，实在不是味道。



“乐龄”之友

一个人到了一大把年纪，再来谈交友之道，似乎是多余且可笑的。因为一个人一旦抵达“乐龄”的里程，对于所经过的那段路，应是非常熟悉，处世经验可谓已如“炉火纯青”（贬义词叫做“狡猾”）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鬼都见过，即使果真又遇见鬼，也绝不会误把它当人。

不过，“乐龄”的人仍然不宜离群，离群更易感到空虚寂寞，同样需要交友，这个“过度时期”的交友态度，虽然不会也不必象年轻时那么热情认真，一般可应“心安理得”四个字，即只求凡事心里觉得安适就得了。

“心安理得”实在非常重要，“乐龄”的人最注重健康，而名誉、金钱或任何物质的得失，多了带不回去，少了反而轻便，健康对他最实用，心安理得正是确保一个人时时保持心境平和与快乐的要素。

正由于乐龄者处世经验丰富，有者可能历经过多的挫折，影响到精神和心理的平衡；有者可能家庭问题造成心理反常；有者可能生来就如“暴君”。因此，一个人要在乐龄群中寻一知己，并非那么容易；这阶段的朋友，通常仅作为谈话解闷的对象，除非他们都有欣赏文学艺术或参与社团活动的习惯，不然，此等年龄的人是不容易找到理想的朋友，生活自是难免感

到单调乏味。

其实，上述这番道理也不见得新鲜，由于性格使然，有的心胸狭窄，虽然已经七老八老了，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也容纳不下，整天疑神疑鬼，闷闷不乐，以为周围的人都在讽刺他捉弄他，于是乎索性闭门少交友，连电话也不听，这样的乐龄，实在不太乐呀！



老人病

先说个故事。

朋友陈君的母亲已是古稀之年，自从第四女儿出嫁，家里虽然还有两个孙女作伴，也实在清静极了。不知怎的，母亲近来经常向他投诉生病之事，使到他每天放工后都得去探望她，倾听老人家的唠叨。

有一回，他带母亲去给一位医生看病，这位医生是他的亲戚，也略知陈氏家人的情况。检查后医生竟然这么说：

“您母亲并没什么病，她老人家只是缺少关怀，这是一种老人病。”

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，一句话胜过一帖良药。陈君于是跟四个妹妹商讨，决定大家轮流去陪母亲。这方法果然见效，母亲的病不必服药也痊愈了。

环顾我们的文坛，类似这种“老人病”却发生在非老人身上，青年、中年人都有，他们虽不象陈君母亲那样唠叨，但发牢骚、泄苦闷、喊寂寞的种种言行，比起陈君母亲的病症实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不幸的是，在作者群中，也有人患上这种老人病，他们何止牢骚，甚至在作品中经常流露自己需要别人的关怀。

作者本身不能燃烧，又怎能让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取暖？